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六目次

孝友

明

太常寺少卿潘府　　戚恩知縣董道卿遵從子璧附

董宗顧淑　　周豪

唐布衣能　　朱文學泰妻吳氏附

劉晉　　凌太守立

沈良十　　陳受益謙弟讓附

王教授錦　　向文學敘

童景文璋　　馮文學履祥

陳爲于九德一德孫懿真附　　贈侍郎張汝戩四子二孫附

陸尚質　　提學僉事江子望圻

吳叔良人驥 妻談氏附　何士明倫

顧昌令孫天會朝宗　刑部郎中鄭叔平履準

王孝子伯化　廻川先生朱寅取陳範

向賓司卿孫墀　龔汝霖晏

潘時循琊　何兆三

虞國賓舜卿　戴孝子華

兩浙名賢錄卷六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錫命仲敬氏閱

孝友

明 共一百四十人

胡惟輔剛

胡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勑附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剛往省侍役於待渡閘聞之遂祼跣泅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

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悔慟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頌云

國子傅士王仲縉紳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也年十三顈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府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即莫死所仰天一號絶而復甦滇人感愴稱王孝子建文即位以薦召爲國子傅士預修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

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繇正徵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　林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自禕始也時蹇義被援擢而好與時浮沉禕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繫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强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

貴極儉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稌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學問性至孝紳痛念父殁食不兼味稌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諡曰孝莊先生餘在獨行錄中

姚封公伯華

姚伯華桐廬人年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寇逼於杭獨當其衝寇盜旁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各逃匿山原不相顧伯華父母時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

奉親匿澗原山中各挾貲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追披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賷所挾物馳救其夫幷贖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嶮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之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細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忽漁人棹小舟向岸來伯華出銀錮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櫬至

號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餘用木椎芝土飢寒無力又慮僞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唐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痛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

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屨幾不免幷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屨以施貧乏之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日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劉謙

劉謙山陰人洪武中父誦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謙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

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婁經日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爽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痛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莫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資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謙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偉爲傳其事

丁文彥美 黃彥輔附

丁美字文彥諸暨人兄進洪武初遘誣被逮美度兄儒且訥必不免白於官請代行進曰事在我汝何與焉進方欲往美已赴逮所矣竟編之徒官以死同時有黃彥輔者其從兄彥實坐誣州司追逮將行彥輔慨然就械以往而其事卒白鄉人皆義之而於美之死尤加悼惜焉

王公亮晁

王晁字公亮東陽人居貧養親曲盡誠愛母卒廬墓三

年、邑令張立、嘗雪夜往察之、藉苫單薄、晁僵卧其上、貴相摯有聲而嗚咽號哭不自禁、立大加歎賞、割俸助之、聲稱大著、太守劉蔍大書孝行之門旌之、仍復其家

謝原規矩

謝矩字原規、鄞人、父思恭生員、與矩、矩以父命爲人後員以轉士弟子員、辟郡從事、轉臬掾、裁革、起赴京師、改四川、從臨洮、坐事謫戍、留守、復謫京州、循遷有年、而道途梗遠、非計月日可至、矩常裹糧走萬里資送、終其身不衰、後以例藉父及妻子、俱赴戍所、獨矩以別籍免、矩

曰柰何使父與嫂姪羇困若邪力請與偕抵吳門父以憂憤卒矩哀毀幾絕或勸火之輒號泣曰此末俗偷風肆倉卒吾何忍乎乃以父柩權厝旅舍相嫂姪抵京師適遇例以家屬放還遂復至吳門迎櫬歸葬明年兄殁戍所訃聞矩又間關數千里函骨歸祔先隴撫其遺孤益至先人田廬悉以畀之薦紳大夫高其行謂孝友篤至君子也因扁其堂曰孝友

祝潛山崑 父大昌附

祝崑麗水祝大昌之子也大昌隱居養親以孝稱母歿

親在堂家人失火力不能捄伏棺而號其火自滅後[illegible]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崑之事大昌一如大昌之事母洪武初盜賊未靖崑奉母避亂山中母被賊逼投崖下崑大驚叫號身赴捄忽雷雨大震賊衆驚潰一時避難者俱得脫母悶絕崖下崑掛樹枝得不死卒救母全活說者謂崑之震雷與大昌之滅火同一冥感父子之至行上通于天矣洪武七年舉孝廉擢潛山縣知縣未幾即陳情養母該部移文翰林院修錄入史

李景恭恭

李參字景參括之麗水人也博覽羣書以能詩名弱冠詣京師應制賦鐘山曉霽詩稱旨賜宴光祿寺命需次錄用而參意殊不屑屑也乃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願以老母易升斗乎遂以母老丐歸日修政於家事母如事嚴君昇著之閨肅如也子弟化之三世無異爨云

盛本源

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誣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兄未有嗣理不可死我子女四人願以身

代兄在我猶不死也如兄死而無後則我遂無兄矣竟毅然就吏代其死聞者莫不歎異以為難

樂枅　弟梲附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訐從兄弟歲輸鹽寡自縮追小民倍其輸以掩己之數事上聞　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欺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

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柷又詣縣庭請代枅枅白於官曰枅之名固不可易服力盐事皆枅也柷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枅行可一里許柷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提柷垣之塊去者半柷度伯氏心不可回痛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說者曰枅之就禍柷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柷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枅雖死猶不死也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虐者聞其風當何如

葉琮

葉琮麗水人也幼失怙恃事叔嬸如事父母叔亡嬸陳氏性偏常佯狂逐之琮盡讓田宅自居外舍每旦暮必歸定省如此者十餘年陳歿其子琍以前田宅讓還於兄自葬其母而和睦之風藹然

沈原懋壽康

沈壽康字原懋海鹽人早歲爲州吏事親至孝親歿葬祭如禮廬於墓側蔬食布衣終其身晚習經學有解悟信道甚篤識度絶人南臺論薦官之不就洪武初知縣

王丈表其廬曰孝隱

夏道昌

夏道昌世居鄞之月湖以漁爲業道昌幼孤聽母教唯謹既長而漁日所得魚擇巨者以奉母餘以供薪米之費祈寒暑雨未嘗廢業母得痒疾日在申而大作非沸湯浴之弗止道昌出必申歸以供湯沐無後時者鄞俗上元則燒燈以祈歲季秋則賽神以報成道昌至時必奉母出遊母倦行則襁負而進母或不愜意嚙其背出血卽長跪祈請得怒解復負之行一月道昌渡于新庄

之河得巨鱗里人厚與之直堅弗與里人怒遂毆之老人惟而問故曰歸以奉母老人禮而遣之由是名益著尚賓袁珙異為歲時伏臘必為酒饌以燕勞躬為執爵奉案及母卒道昌哀毀如不欲生會有詔錫民孝弟力田者畀帛有差道昌力辭弗受

秦汝清涇

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服除像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涇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回母心父卧病晝夜及卧所扶舁不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

夫藏父殁廬墓終喪知府鄧登高覈實上聞未報而卒

貞孝處士鄭仲涵淵 從弟瀛湜洧附

鄭淵字仲涵德璋之曾孫也天性至孝母疾侍湯藥年餘弟瀚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後見瓜輒泣終身不忍食之因念母得瘋疾繼喪父哀毀骨立服除猶哀痛遇忌日哭奠如初喪歿身不變從學宋太史濂以古文知名於時及卒宋太史表其墓曰貞孝處士

從弟瀛字仲德性寬默喜怒不形人稱長者主家政二十年子孫從化諸婦寡必守節一家同居歷宋元至洪

武十四年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諸吏濂謂曰我家長當罪於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人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 上嘉賜酒饌遂命除湜福建布政司參政後復有以盜糧誣其家者 太祖曰鄭氏義門焉有此事宥之後濂以事坐死弟洧代就吏死於京人哀之私謚曰貞義處士

姚文

姚文杭之前衛左所軍也早喪父事母盡孝身隸戎伍每晨出趨役必拜母而往暮還亦如之母卒擇葬地玉

泉山下詰旦有數虎聚其地相跑成穴遂舉棺葬焉其孝感如此

顧孝子薇

顧薇海盐人性至孝童時父母有小疾即憂形於色湯藥必嘗年十八母李死哀慟頓絶良久乃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號呼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大驚比鄰失火將延及伏棺痛哭火回棺卒無恙又繼母盛不善視薇薇事之如李不少違母卒化爲慈人稱爲顧

孝子

青棲居士鄭子敬欽

鄭欽字子敬太和弟文厚子也太和無子立爲後孝泰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瘋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膚瀝血以和藥旣沒痛悼終身母病凡三奏頂灼臂以籲天繼弟妹極盡恩義視一家如一身資婚嫁有嘉禮庄遇縣族有積食衆飢寒斂仁異鄉居窮匱嘗續完太和所著家規共七十三則自號曰青棲居士

高珦

高瑀山陰人農家子也性朴魯蚤孤而貧行傭以供母母卒葬荊塘下以母生時畏靜每夕往墓所措苫薄以卧四無墻壁地沮洳多虺蛇瑀不以爲患歷三載不輟當冱寒時有物夜來煖瑀足以爲常瑀初意其猫也或以告人人寤覘之始知其爲狐郡邑上其事於朝學士大夫多爲詩歌以傳之

馬叔良純

馬純字叔良其先西域人也元末父景華避亂居於錢唐叔良弱冠景華沒每一號慟輒頓絶景華臨終時屬

叔良曰我葬後當十日一墓省叔良如期必往哭哀會稍張天民狷介少許可特爲賦馬孝子蓼莪詩一時士大夫多著述以彰其事奉母後備至飲食必躬調以進得一美物或出外見一新果必歸奉母承顏順色未嘗輕去左右或勸之仕曰吾忍一日離吾母乎母疾徬徨嘗救形爲枯瘠母沒號泣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廬墓三年作哭母詩懷母賦以寫其哀鄉人誦之咸稱爲馬孝子與人交尚風義其師沒無子爲營塚奉神主於家塾朔望必束帶拜謁春秋祭奠必以時致恪焉

光化知縣張伯穉壽祖

張壽祖、字伯穉、潤江人、性孝、父早喪、母患乳核、荏苒二十年、咸難勿潰、壽祖親吮之而愈、祖母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湯藥無倦色、母後亡、毀瘠如不勝、貧不能舉、授徒爲業、洪武廿五年、以耆老召歷事戶曹、除光化知縣、以壽終、

朱士貞助

朱助、字士貞、婺之湯溪人也、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家燬於火、而節萊堂扁出煨燼若新、盆柏蒼枝致

貴鳥卵育駒而不驚家有母犬老將病瘠其兒啣食食之闘者歎未曾有其兄士安謫戍麻陽歲具衣錢走虔所責給之每歲飢輒出聚貸貧而不收其息里中有貧乗富人貸而力不能償者輒代償之其他善行多類此

吳克柔希汴

吳希汴字克柔新昌人性柔順事父宗信務得其懽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疾失將指之半里正將捕之希汴憂形於色會有善接指者人弗之信希汴獨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將指從此血出淋漓月餘

尋愈指果續已而瘡復潰指斷如故希汴籲天誠禱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血交氣貫一指宛然如生鄉里驚異以爲孝感所致

彭水知縣盧祥卿 子顯敬附

盧祥卿名景德以字行鄞人也嘗隸金陵尺籍洪武初以勝國世職漕運命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就戮其二子顯敬匍匐詣闕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臣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 上矜

之惠得其寬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於朝授四川彭水縣知縣九載考績坐詿誤謫戍雲南左衛顧復哀訴乞代 上曰眞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者冠帶寧家既歸與伯兄雲卿相友愛有古棠棣風

鄭伯規璧

鄭璧字伯規仁和人讀書好古天性至孝父没方斂隣不戒火相劘於廬璧披髮稽首籲天號泣以身捍棺欲與俱焚天爲反風息火居喪三年不肉不飲母崔没亦如之父友姑蘇陸琛元進士也家貧無子父嘗許以葬

地父沒後璧亦亡塋購地以葬曰無使先人食言地下

鄭太史益爲作鄭孝子傳璧所著有完軒集藏於家

陳敬

陳敬奉化人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攫其父去敬卽攘臂大呼疾追及之乃履其尾而以杖擊爲虎怒舍其父嚙敬啖之父尸賴以得全鄉之名士哀而作誄者數十人

朱煦

朱煦者僑居人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

性嚴肆事諸子稍不如指笞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
中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任
福州僅五月併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
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貧力豈
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為汝累但取吾骨歸葬爾煦
惶懼不敢離左右季用不得死死時在役告枉令嚴擊告
面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
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吾父以訴獲免即萬戮死
無憾父儕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

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以兕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爲城下土矣而兕以憂勞過當死十四人者哭臨猶巳子焉福州痛子之死也疾益甚未幾亦死

陳錫玄圭

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初父叔弘爲仇家所訐罪當死圭自陳願代父死使得自新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

圭代死而請其父隸兵雲南、

江浦教諭祝廷心金

祝金字廷心麗水人資性純厚幼不妄語年十八負笈師事金華宋景濂四年學成始歸洪武甲寅父彥方同知安陸與郡守郁斌偕坐累謫役鳳陽金即脫縫掖衣短後衣負贄襆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託以身後事既歿金爲經紀歸其喪已而父亦遘厲金日奉湯藥夜則籲天洒泣請以身代父瀕死者數四氣纔屬纊夜半忽大呼曰吾兒安

在於是絶而復甦已而父遇寛恤恩得復原官遂引年致仕旣歸而疾作弗能起金晝心湯藥衣不解帶者七年未幾父歿擗踊不欲生恐傷母心扶杖啜粥治喪寢苫三年夜伏塊飲泣比曉拭淚以事母備極甘旨時時強笑以求母懽未幾母復歿哀毀如其喪父凡父母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慟哭不食者累日弟仲嘗求異居室廬田園從所擇無難色郡邑兩舉不就築室白溪山中有終焉之志久之與傅俱徵仲應詔授秦府紀善金以疾固辭已知郡邑屢遣

其門請分教麗水不獲已乃就力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吏江浦教諭乞致仕歸金學問該洽操履端方教學者必以持敬為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月之朔望必造先塋祭掃鄉黨宗戚相顧者未嘗以老疾辭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溫純雅正類其為人

李仕閎 三子孝濂悌濂忠濂附

李仕閎鄞人操履方正州曲有爭必往質之三子長孝濂次悌濂次忠濂少孝友根於天性依依親側弗忍斯

須去兄弟怡怡有事兄必先弟而弟恆代兄行親癃廢
類衆謀分走東西求醫藥旦夕迭侍床下親食後食親
戒旬日未食則水飲克腹而已終弗御七箸洪武初郡
國倜造戰艦官以仕開富室率衆編戶成之旣成使者
驗艦苦窳坐法送讞秋官時孝濂弱冠請代父因曰父
老我壯宜往悌濂甫十八已出為從伯後亦曰兄素多
疾弟能任勞願留養親且親所愛也我當往使者恐其
非情兩械之而偵其所以兄弟終不易辭遂囚其長者
孝濂至秋官論輸作都門涉氷雪負土石手足皴瘃流

血錄除備嘗凡一周歲會赦免歸居十年任周又以富室主料量米耗法當大辟忠濂生十九年詣府械諸官曰盜米者囚罪在囚身幸釋老父官趣其氣貌許之送御史院有旨免死黥而戍竟没遼東父卒二子號哭幾絶者數四永樂中屢舉孝濂明經俱以母老乞終養辟不起比母卒二子哀毀如喪父巳亥詔天下纂修圖志太守汪稙起孝濂總裁郡乘書成而卒後七年悌濂亦卒孝濂性行仁厚遇單窶者必賑給而不使之知辟有卧疾最甚問之以錢十緡置枕側而去冬雪見寒士衣

不捲舒解衣爲贈歲大侵斛米可易金二十四銖乃曰吾豈乘時射利者耶環宅種竹夜遇盜筍者急避之而復採筍置籬外其行事多類此所著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證急就章解四明文獻錄四明名賢記長律英雄中林集藏於家悌濂勁峭不阿面折人過人亦服其公

危文學貞昉

危貞昉臨海人以周易占郡庠有聲工詩而性剛直每讀書至古人忠孝事輒歛衽父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如此爾洪武中其父孝先以進士爲陵州丞坐法謫

役淛江貞昉奔訴於郡守願走代父役守難之遂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守感動聽之遂即日上道伏闕陳奏

上惻然聽以身代貞昉即日解儒衣欣欣就役無難色然體質尫羸不勝任負之苦越七月竟以役死

趙以行紳

趙紳字以行諸暨人父秩工詩文精篆籀永樂時任高郵州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墮水紳即躍身水中抱持之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為出其屍尚以手持父衣不解事聞旌其門

葉文榮

葉文榮海寧所軍餘也、性勇戇而孝友天至、有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其母鍾愛、飲泣不食、文榮痛弟無知犯法、恐母成疾、一旦奮然辭母而獄曰、我年長有子、願代弟罪、以奉母暮年、遂詣官、自暴毆殺之由、釋弟歸、文榮竟坐法、臨刑笑曰、吾以一死而全母弟、所得孰多、雖飲刃何恨、說者曰、世之君子、兄弟不能容、往往以細故、相訐如寇讐、文榮不學武夫、篤於孝義、從容就死、如此、可以激千古之頹風矣、

繆燾

繆燾定海人兄弟七人至老同居聚族近百口自祖保陳父承宗至孫鸞計五世耕讀各職其業歛散需賓事各有條鄉人義之

喩祿孫

喩祿孫嵊人也事嫡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傷晨夕哭奠冬夜虎忽入廬祿孫號泣呼母虎弭耳去若有爲之驅者兩溪張胄爲之傳

許廷璧瓏 子元祥附

許寵字廷璧鄞人也仁孝出於天性少孤依其母戀戀無頃刻合時出外或就塾師歸必歷舉所見聞告母母輒喜有所使唯唯而趍長極奉養問母欲必極力供具至城市有時熱鮮好味必急致之或向夜必携一燈走三十里抵家親烹飪以進因復歷歷舉城市中事告母伺母安寢始退嘗夜歸燈滅遇神火於道寵就廟俯伏乞罪已而神火復送之抵家平居恒言孔門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貨直易易耳故其母常言兒愛我即就乳時無二態惟願子孫亦復如是居恒言動不

椅室中有婢二十六而嫁仍處子也里中有大姓相構積不能解璣一言即跪謝散去至今茅山之陽稱淳孝篤行者必歸焉子元祥成進士以才俊名

徐恩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㑹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蓁篠中出噬文牙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棓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擊之虎乃釋文走恩度虎必復來於是負文首俯向立踞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與虎何讐虎殺吾兄天

向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數四旁族闘者或匿林薄間呼恩弃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毋撓我今日斷無弃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旋不得復奔突如崩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詖疑意在乘閒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郤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旣而救者咸至共舁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

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馬孝子扁

馬扁者城西外傭也生而篤孝日賃傭養母時時鬪母所欲不計有無難易輒竭力致之無以供鮮新常夜漁以供母母危疾不能具醫藥則中夜籲天斷一小指煮湯飲母母遂愈人稱爲馬孝子云

蔣孔志鵠

蔣鵠字孔志青田人幼而喪母哭泣如成人年十六侍

父官游京師父卒扶柩歸葬廬墓三年數有虎咆哮馴遶若爲之衛者墓木產白鳩崗每哭鳩即應聲悲鳴哭止而鳩鳴亦止喪終飛去聞者以爲奇著有喪親記菊菴稿若干卷藏於家

鮑孟彝倫

鮑倫字孟彝鄞人甫七歲父鑰游學吳楚莫知所向母孫氏撫倫稍長服賈養母務盡其懽朔望焚香籲天願父子終相見如是者二十年忽有老人自慈谿來謂倫曰汝父曩與我客湖廣至漢陽東塢授徒贅婦生二女

不幸死矣盡往歸其棺倫大驚急假裝走漢陽如老人
掯踪跡之良是婦家懼有他意訟於縣倫情弗即白繋
獄數年縣上府府上之監司監司謂疑獄錄有刺血驗
骸事親按墓所發棺令倫咬指滴血直入枯骨其事乃
决倫鄉買棺歛以已附體之衣訴乞歸葬監司許之表
其空穴曰孝子塚倫歸家人或陰陽家言弗聽扶柩入
堂倫不爲尼卒停棺正寢苫塊哀毀朝夕臨哭如初喪
不踰旬妻妾子女死者七人無有孑遺倫心靡悔卜兆
葬焉越數年復生子女各一人倫性慈好施歲飢里媪

市布爲僞銀所紿號泣求死倫憫之易其銀投江中倘獲有弗紿者反助之俟明秋來償不取其息甬東路衝泥甚卽大旱斥鹵亦污人衣屨倫捐金伐石甃成坦途已而所甃之石隱隱有巒嶂松竹若圖畫然觀者如市咸謂倫仁孝所徵云

檀孝子郁

檀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孀不二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惋容言動兢兢恒以辱親爲懼母疾郁晝夜扶持湯藥不解帶者數月母竟不起哀毀踰禮卜

葬某山、多石不可以穴郡傍徨悲泣焚香叩天曰郡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惟天憫之越四夕、忽夢一衣冠偉人語之曰穴在湧泉可丈餘耳、毋苦也驚覺、編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一醫士聞之曰吾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既葬廬於墓側晝夜哀哭如初喪初山無泉、每食必汲於山下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郡資之以炊、免下汲喪終而泉隨竭人始奇歎、曰天定其穴地錫以泉此孝之爲天經爲地義也

人不重名俱稱之爲禮孝子孝子曾作家訓七十篇其論子職者二十有五其餘皆修身正家事也若孝子者可謂以身教非徒以言者矣身教者從故傳之至今

貫仲信鐸 祖原照附

貫鐸字仲信遂昌人曾祖道俊丞襄陽以詿誤下大理獄祖原照擊登聞鼓檛死鼓下鐸痛祖之以孝死也乃建望雲菴肖像於中終身哭泣不輟嘗自題像贊有學聖賢學學不能成道聖賢道道不能行儒衣儒冠容貌虛名惟孝惟友無辱無榮之語故以孝友名其堂至今

人稱孝友貴家

崔彥齡承

崔承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韓氏更事里人桑縝縝仕于朝爲翰林編修遷御史洪武間以事謫戍海南韓氏與偕往承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會縝没承求歸母所司以配屬不許承哀請於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承入水負母得活而承竟以寒疾死江西布政使茹大素葬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云

何永年良

何良字永年富陽人年十四母疾刲股以進父病露禱於天乞以身代父嗜鱸魚臨終思之歿後每祭必市鱸魚居後水中忽有鱸生取之供祭以爲常又夢母思鹿肉號哭入山覓之忽有一鹿馴伏就縛載歸以祭人皆歎其孝感

鄒昊

鄒昊嘉善人母年七十因夫殂故哀慟喪明昊延醫治之不愈昊朝夕泣禱於天嗽水舐之俄而母兩目中各

重生一臟後明如故

丁允中徵

丁徵字允中新昌人天性篤實少習舉子業稍長棄去力行孝弟衣冠言動必以禮諸大家爭聘爲弟子師辭曰親在不敢遠離乃就近舍授學每旦必具衣冠揖父母而後去得一珍味必携歸奉親晨昏定省夜必兩起至寢室外潛候動靜雖甚寒不廢途遇諸族父負擔必拱而立恂恂應對惟謹甞歲妻亡不再娶見內人必攝而避之宗戚憐其貧或賙給之謝不受邑令欲賓致之

處葬不可後乃徒步走百里至城老幼聚觀若神物然所著有四書講義詩易註解從吾心說

趙文學初　吳伯昭牛通附

趙初括之麗水人也少游邑庠家貧力學事父母以孝聞宣德間父以疾卒初哀毀骨立杖而後起苦無葬地友人吳伯昭割地與之躬負土成穴遂成疾日長號大呼曰天乎使吾親入土雖死無憾奈何未襄事而遘疾耶雖病猶匍匐畚鍤間無何竟不起其友牛通憐初之死於孝也并其親葬焉

夏正寅寅 二子煥灼附

夏寅字正寅山陰人性至孝父歿而葬恨家貧不能具馬鬣言輒淚下一夕洪水湧土積塚上高七尺隆然若堂寅學無所不窺雅好吟詠咸評其詩云淡如陶令霜中菊清似王維雪後蕉一時名士皆宗之二子煥灼煥字兆章灼字孔章並以孝友能詩世其家人以擬元方季方云

張處重 妻周氏附

張處重景寧人也天性篤孝父伯澄以詿誤被逮檄至

度不能免欲自經四子皆匍匐無措處重時年甫二十

獨救然曰事雖難脫寧可坐視父刑寫其妻周氏曰我

往必死汝當善事吾親撫幼子也言訖就逮竟死於獄

周氏刻苦自樹終全晚節人稱其夫婦孝節兩全

楊上舍錞　孫梁附

西安楊錞添之曾孫也兒戲即習爲定省儀長事父母

曲盡誠孝在胄監時忽心悸遽歸而父󰀁果疾越十日

死後以母老不赴選侍病三年非迎醫未嘗頃刻去左

右及卒以哀毀不勝喪而沒孫梁登進士以政事稱

廣州守沈公禮琮 弟瑋附

沈琮、字公禮、平湖人、與弟瑋同舉進士、琮少穎悟、兄弟齊名、而瑋稱奇童、舉鄉試第一、琮家居奉先事親、情文俱備、教子弟有儀範、鄉人化之、父母喪、兄弟廬墓六年、不茹葷、有騶虞瑞草之異、事聞、有司建坊、不得旌、後旌琮門、琮表願以旌及亡弟、事雖弗果、聞者義之、官終廣州守、瑋終監察御史、以風力稱、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桂恭

程恭慈谿人天性至孝父宗蕃臥疾恭甫八歲即能承順顏色侍奉湯藥頃刻不離左右洎長有室事益恭凡親所欲必先意迎合來問疾者見語意相得輒具饌延款以悅親心宗蕃性嚴重操急稍不適意輒怒不食恭夫婦跪床下候怒解得意方敢起溷廁湢浴未嘗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日正統丁卯東隣火迫宗蕃疾劇不能起恭抱父號慟須臾風止火滅父獲以安成化己丑恭得疾類其父忽有老人款門授以丸藥遂辭去酧以金郤之出門不知所往已而服所授藥病遂起人以

爲純孝之報、

周應麟廷瑞

周廷瑞字應麟山陰人、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亟歸而父疾正劇廷瑞侍湯藥晝夜不就寢正統間流賊鄧茂七亂於閩朝廷發兵討之其父隸尺籍當往廷瑞甚戚請代有司憐而更之欣然荷戈無難色已而力學領鄉薦聞父訃哀慟幾絕喪終以母老不忍離遂絕意仕進母歿廬於墓有白兔之祥年七十一卒、

馮璪

為璟慈谿人父景祚年老失明病臥床蓐者十五年璟事之始終惟謹家雖素貧每食必備甘旨惟所欲進之里人王公子鐸輕財好義素重璟延之家塾每有珍味璟輒不食鐸覺之必先餉其父然後餽璟璟始食父有老婢臥病爲奉湯藥如事父或訝之曰是嘗視吾父病如身病竭力扶持不憚艱苦吾安得不視彼病如父病哉忘之是忘吾父矣聞者嗟歎當路者重其行欲疏擧聞璟曰此子行之常若以希褒錫是市名也力辭之

季彦良養

孝養字彥良瑞安人性篤孝親歿結廬墓側手植松柏終身不飲酒每忌日輒不食以先世月泉遺文散逸購得之奔走燕冀閩洛間求以表章與人言輒流涕人哀其志

杜孝子濬

杜濬上虞人也始生而父即遠遊久不歸濬年七歲即知痛父旦夕念之不去口及總角受室纔一月即涕泣告母曰父久不歸兒何以爲子誓將尋之雖千萬里必得父而後返第兒以幼不識父計今父亦老矣又將以

耄不識見縱使交臂或恐失之計必如何而後可母乃晝父形貌模爲圖以授澐澐遂負圖於背單步訪尋至雲南金齒驛見一人貿貿然而來聞其聲似鄉語也澐心動披圖按之良肖急前持父臂一一詢其鄉里妻子父良是於是父子相抱大哭已而大喜未幾父死復大痛扶櫬以歸依新昌梁州同渡鄱陽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澐長號籲天曰澐萬里尋親僅以櫬歸顧忍葬之魚腹乎天何不念澐至此風浪應聲而息乃克歸葬人稱之曰真孝子

孫經 弟緯附

孫經海昌農家子也父早歿與其弟緯奉母以孝聞於鄉里其母忽得一疾醫莫能療常時忽思食一物即得無恙稍緩則疾作矣由是二人竭力營辦諸品咸備俟其需而即納焉嘗思大蝦作羮值二子農事方亟即輟工遡行河港凡數里并諸坊市俱無所覓二子憂之蓦惶無措方少須於門見水際忽動兢解衣入水求之郤得數尾既巨且鮮喜不自勝急調羮進母而病已賴二子之孝存活數年

朱仲穆子堯 弟子理附

朱子堯字仲穆世居遂昌之獨山讀書好古以義奉自持鄉人有鬪者就子堯質其是非一言而解其弟子理少有孝行長敦詩書事子堯如事父正統間宣平寇入境慕其德義以劍書其門曰積善之家相戒不得犯一鄉賴以獲全

孫仲文宗畝

孫宗畝字仲文錢唐人幼有至性六歲喪父即知哀慕母楊鞠之宗畝瞻依寡母相倚爲命寒暑朝夕未嘗暫

藤及長益竭誠奉母每旦必具衣冠問起居及請所嗜食既得請即治具以進雖資給不克而甘膬必致豈母或不懌則皇皇如有所失長跪請故深自引愆必得命而後起時物未經供親不以入口母或感微疾衣不解帶以侍湯藥奔走禱祠無所不至及母以大耋終哀毁晝夜不輟君喪三年廬於墓側既免喪猶日操一畚携一飯一蔬至墓所展哭屬墓之左右有以墓地來售者宗親慨然曰吾欲廣吾親墓地而使若親無葬地耶乎厚加稱貸而謝之地得不售人謂孫孝子於是乎能

錫類矣及年踰八十病既革猶扶掖至母旌節坊下稽首謝國恩寵亦以示終身不敢忘母氏云

章希盛蕁

章蕁字希盛新昌人三歲喪母即悲啼不食既長事繼母如事所生父感風疾瘡痒異常蕁爬搔撫摩終夜不寢如是者十數年父將卒謂族人曰蕁眞孝子也願其子孫克似之既而喪父喪哀毀具至督學鄭瑗造廬存問載之學記以勵諸生

潘沆子棐附

濂流景寧人也謙厚業儒凡詩文過目輒成誦事母甚孝冬必以身溫被母卒家貧跣足營葬結廬於墓而守之子琹字舜紘博學能古文辭登天順進士第歷官興化府知府未老引年作招隱詞以寓意卒年九十離蕭陽四十年故治民猶時時移書問安否聞其卒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齎哀挽以悼之所著有竹軒集咏史和唐詩行於世

方貫

方貫淳安人也家貧採薪以養父母父歿負土爲墳盧

於墓側三年母歿亦然時多虎患虎至貫所每猝與相遇亦不爲暴人皆異焉終喪後繪二親像凡事必告飲食必薦如親在時終身不娶以死時人憐之

趙司訓夔

趙夔字舜臣世家江山之文溪里童孺事親即知承顏順志凡飲食必後父母父母怒則負罪俯伏必豫親而後已弱冠補邑庠弟子時奉學規終歲必官齋肄業念違定省輒垂涕泣嘗乞假歸侍父母强之就途中道而返者數四比至庠念泣如初當時稱爲趙孝子以歲貢

司訓高郵未幾母死哀毀骨立服除補興化平海衛學教授如高郵致政家居足跡不入城市結詩社課子孫著書謐總遠邇儀刑有不平者咸就質焉嘗味武侯寧靜致遠之言遂以寧靜名齋弟子稱爲靜遠先生

王士忠葵

王葵字士忠杭州右衛人少業儒不就乃博覽羣籍肆爲古詩歌又能推其大旨以自力於孝弟旦夕羞養必躬行出必告所如歸必詣膝下肅揖親常怡色即喜否即懼戒家人無敢出聲伯兄歲行役京師葵請往父母

日吾固適爾爲代兄分孰與遺親安也葬卒留治家橐不容一私錢母隣之與五金嘗兄女費葬受不辭暨父母亡伯兄求析居業已均產葬嫁娶聚篋中七十五金來仍兩均之兄傍問安所得金曰是某年月日阿母與吾五金爲兒女費者也吾息之幾年得此義當與兄共其出納具有時日不爽云

瀘州知州宗濟才融

宗融字濟才金華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墓三年母目雙瞽融每旦出郭汲溪流爲母洗滌後含漱

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未幾母卒葬日陰雨幾不克襄事
征號泣呼天天忽開霽禮成復陰雨如初天順中有司
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行以國子生授知瀘州

翁世宏浩

翁浩字世宏錢唐人自弱冠至耄齒未嘗有僞言過行
事父母至孝昏定晨省出告反面不以有急廢其禮一
日屢出亦屢告不已既沒告於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
入京師母家居感疾兩日愈此兩日在舟中反側不能
寐少寐即見母病狀驚寤後少寐復夢見如初當與伯

兄從子析產時有故在吳郡是時仲子廣平太守相甫十歲還書誠之曰吾誠恥是爾無取均焉廣平奉教秖取一二粗敝衣與宗姻處極老無纖芥燃人俱稱其長者

馮文學圻

馮圻字叔京少爲邑庠生性至孝父病瘓痿晝夜扶擁湯藥必親嘗及卒廬墓泣血骨立有芝產於墓側因名其山曰芝山告歸養終母喪如其父所著有芝山稿

虞靜之灌

真濂字靜之鄱人侗侗時即依依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捨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蓼莪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撫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從兄讓之籍官民亡歸有司逮捕甚急父憐其衰且老命濂代之輒承之無難色既就役文懿公為之請得免歸既而父遘瘌醫禱備至每夜稽顙北辰求代額為墳赤血縷縷見及卒慟絕復甦三日水漿不入口書念其父好老氏家言日誦道德經一過畢乃哭淚下漬塼塼為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其生及母病逝哭斂

褒其一如其父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閤如此者十五年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償客因自號曰瘦齋里中人稱曰虞孝子先是月朔哭有白[illegible]鴿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哀終而去

虞仲賢紳

虞紳字仲賢義烏人性醇厚好讀書與邑人王汝相友善以古道自持不追時好居父母喪哀毀致疾遇忌辰竟日悲號事伯兄如事父稟命惟謹逾十年兄喪紳效鄭義門家規歛族同居內外無閒言居家以正倫理重

祭祀訓子孫爲事晚年尤嗜學手不釋卷發爲詩章多
有關於世教平生至積梳髮二十餘斤遺命殉葬其敦
篤類如此

王琄

王琄桐廬人幼而失父事母至孝居喪哀毁骨立廬
營葬廬墓三年慈鴉數百集於塚木琄朝夕哭鴉亦哀
鳴與相應喪畢琄歸鴉亦散去木枝遂折人以爲孝感
所致

祝尙敬忠

魏忠字尚徹處州衛人也自幼岐嶷豪邁過人十五歲補郡庠苦心竭力研究經史年二十領鄉薦第二事親以孝聞母病衣不解帶湯藥必先嘗以進及終葬祭盡禮發明忠孝二經字說又制喪禮一書為士林翹楚剛正之節至今猶在人口

陳德茂滋

陳滋字德茂義烏人天資强記言動不妄尤篤於孝友居親之喪執禮過謹幾成毀滅事繼母如事所生由太學父當選人勧之行歎曰吾惟不忍遠親以至今日今

吾母老矣我何忍更離哉棄小國俠游其中事親之暇日以孝弟訓其子孫鄉黨稱之曰古君子

李鄉貢侃

新昌李侃侍郎宗之子也事父母承顏怡志竭盡其誠以父撫廣西侍母左右頃刻不忍離及應貢母固遣赴部冢宰王翱欲授京職以母老辭曰願歸養不願仕也乃與金華教授又辭翱曰有此父乃有此子既居喪蔬食三年足跡不履私闥叔父厥劇病侃就其室飲食之以便省視者三年繼祖母楊氏久患痰每痰作喉中格

格不能通但常以目親哭之無難色時稱爲孝子順孫云、

何養仁詡

何詡字養仁富陽之方郭人也事父母盡孝依依膝下如嬰兒或他出雖雨雪必歸不忍一宿於外父歿負土營葬結廬墓傍以居終制之日羣鴉飛繞墓所徊翔竟日乃去

梁祚

梁祚景寧人世居溪濱母終未葬洪水暴至梁挈資具

以避祚稱念母櫬未舉號泣徒跣躬往攀而扶之潮水深足不能跱顛踣幾沉溺者數四祚乃盡力以必濟爲期既而水勢盤旋若有人推而助之者漸入堂奧得依杙稍爲固乃號於人曰吾在此母櫬可以無慮矣既而徐其家具所漂沒視他家獨少潘槃爲作孝感記

孫都昌文原

孫文原字宗道慈谿人經明行修母王氏沒時授經於諸溪不暇晝夜徒步而歸哀毀骨立父嵩病痈文原嘗其糞甜知不可生籲天求代刲股肉以進疾遂愈文原

孝心純至雖恐人知或見其股痕即掩覆曰嘗病瘡耳領鄉薦官都昌輒號哭曰祿不逮養食寧下咽耶清儉懿行人多稱之

孟春

孟春錢唐鍛工也貧無本業受傭於人得其直以養母母出傭必數日一歸省隣人不戒於火焚迫其居春聞馳歸而母老方酣臥不覺春不顧烟燄入負母或止之不聽遂與母俱焚死明日出二屍煨燼中春猶抱母不脫也見者無不爲之隕涕

何邦直兢

何兢字邦直蕭山人父舜賓舉成化己丑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戍廣東後以赦歸會當塗鄒魯亦以御史謫蕭山令性驁悍無所顧忌舜賓嘗有小忤魯啣之詭言舜賓赦歸無驗械送戍所囑解者屏其食飲侵辱之至餘干夜掩殺於昌國寺又欲捕兢兢逃匿蘇州父友王恭毅公家竊憤激切終夜不寢嚙臂以誓復仇久之魯遷山西僉事兢乃潛歸募死士數十人抵之於途窘辱萬狀抉其雙目夜送憲司累奏於朝兩遣官郎訊坐魯死

以覩復讐之孝止擬徙朝議以唐梁悅例編戍廟寧正德改元赦還閩志紀其孝曰復讐編戍云

陳廷章璋 妻錢氏附

陳璋字廷章仁和人早遊郡庠以貢入太學天性純孝不以貧故倫甘膬之供父文貴年老癱臥便液數下璋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假寐以須父欲興即扶掖頭不投枕者十餘年妻錢氏成夫之孝篤誠事姑姑患疽潰口吮之而愈已復患腸結危在瞬息錢氏親以指導之竟得瘳未幾父母相繼歿夫婦竭力營殯衾棺椁哭

渲稱賜俱如禮當時稱瑋之孝者以爲能刑其家

樊旭

樊旭縉雲人也性至孝事父母承順溫凊悉與禮合辭滋味必親饌以進母年九十而終苫塊三年柴毀骨立事父益謹同寢處垂三十年父時百有三歲每延賓客親扶杖履皤然侍側怡如也未幾父歿哀毀如喪母天性之孝老而彌篤人以比之老萊

樂子仁惠

樂惠字子仁西安人師事王文成潛心理學事父母曲

毒孝道母嘗患瘋疾手足拘攣者十三年惠溫衾扇枕飲食撫摩必躬必親始終不怠及父母相繼卒與妻吳氏負土襄事廬墓三載朝夕哭奠衰絰頃刻不去身一夜風雨虎入其廬馴擾若畜犬然服闋南胄移書請爲六堂學長辭不赴時龍游水北梗化郡邑申之監司請惠往布行鄉約梗化者革心自是深居寡出而四方學者雲集無慮數百人以壽卒於家

何宗道倫

何倫字宗道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

日輒奔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凊定省舉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稱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斂一如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寢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邑守令重其行咸賻之弗辭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貧幼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徒步千里受業其門及有得則徧游江湖求友於四方以證所學抱璞掩瑜日蹙於道隙殁

之日不二不亂孝子無子一女婿柴惟道亦高士云趙先生鎰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猶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尾觸舟者類也奚毆爲又一日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

復爲盜賊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與

俞文學攷

俞攷字景修山陰人補邑庠生嘉靖初其父華以里役解流徒徐錢赴口外防範過嚴錢銜之投毒於羮晝一夕暴死都下攷聞訃號慟往扶櫬歸發誓必報讐時讐已脫走徒跣根跡歷數十郡聞已歸越匿其甥安城傷劉一家乃結力士數人佯爲賣魚者往來偵伺迄無所獲乃卜諸城隍得渙之三益悲痛欲死是夜夢神語之曰若以渙爲不祥獨未知一渙即在目前乎攷驚寤詰

且詣府乞救郡守甬太吉异之益以機兵夜半至安城縣入楊氏呼徐鐸鐸應聲就縶卒置極典孜遂不復應衆養繇母以老鄉里學校閒共稱爲復讐孝子

太常寺少卿潘府

潘府上虞人以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身終養遂不起後以薦陞太僕少卿改太常寺卿致仕嘉靖五年以微疾卒府性至孝居喪倚廬終身孺慕嘗上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言言誠懇有致君堯舜之意務孝作忠府實有焉居家有篤行愛人以德

歸里少年有不善其父兄必提耳誨之曰爾不畏潘太常知邪其為鄉評乎重又如此既卒巡按御史潘倣請乞祭葬禮部覆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　上以府孝行可嘉特令有司營葬以風縉紳之為子者

感恩縣知縣董道卿遵　從子暈附

董遵字道卿受學章文懿公篤志力行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南昌府學司訓正身率物士多向風轉溧陽教諭陞知江浦縣立積散法為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歲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救撤

歸養家居不蔽風雨擔石寡儲而事親曲盡孝道從子鸞篤學力行事父母及生母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雖衰絰已除而哀慕不替邑令疏其事於朝以貢格異等授思南府推官思南故夷服地鸞以禮義訓化之來蘇之撫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稱焉

董宗順淑

董淑字宗順鄞人也父舉人銓早世淑以遺腹生稍有知見母感泣輒共其泣嘿嘿繫母膝無須臾離稍長就

并儀、歸舅後、繁母膝作嬰兒戲、讀書夜央、必入伺屏後、撫衾稱安暖、始卽睡、母疾、不解衣帶、飦粥湯藥、不以他屬、事兄如父、未嘗不敢食、勞必先承、出納必受命、二姊俱有疾、視飦粥湯藥、一如母、長姊卒、卹其養子如親甥、居恒以不得繼父業、及無以表揚母節、爲恨、隣有相侮者、無以總報、族黨無不傾心、及疾、候者履滿其戶、皆屏息躡足而入、恐驚淑寢也、其爲人敬愛如此、時年四十二、竟先母卒、至今人猶能道其事、

㒳象

周豪、繡雲人、家貧、父久病、醫藥勿效、豪祝天斷葷飲三年、每夕焚香拜斗祈代、忽一夜、夢中若有告曰、後園有肉、可療父病、起索果得一鳥、爲羹而進、父疾頓差、發而爲疥、豪日夜抑搔之、不離左右、妻屢以治生爲言、生怒出之、父疾復作、斷葷祈禱如初、疾又愈、後數年父卒、無葬具、鬻身取直以葬、廬於墓側、朝夕哭臨如初喪、形骸骨立、越朞而死、鄉人憐而葬之、過其墓者、無不爲之墮淚、

唐布衣熊

居謙蘭谿布衣士也性淳泊恭修孝友母鄭夫人年老喪明起居必敬扶持之不離左右伯兄漁石公以刑部尚書乞養歸熊恭謹承意代勞母夫人殊安之視祿養之不如色養也家貧幾不自給而處之裕如雖兄陟上卿益自勵所守終其身不殖家產蓋無於陵之避而有仲子之風者矣

朱文學泰 妻吳氏附

朱泰會稽邑庠生也甘貧力學母病瘵不能起泰與妻吳氏日侍左右親扶掖之夫婦日飯粗糲布褐常不完

而母之服餌極鮮腴母性頗暴異常骫受箠撻已輒起進飲食婉娩如初秦死無嗣或勸異他適輒號踊欲絶日我之不遽死以從夫地下者以姑在也設有貳心姑將何依何以見夫於九泉乎卒奉姑至殁辛苦備至不以擬故薄姑之歛衣衾棺槨祭葬無不如禮陶文傳大廉重其孝節為白於官捐已俸建祠祀之已而 郡旌其門

劉晋

劉晋昌國人也嘉靖間倭寇入城其祖老疾不能行家

人各挈妻子走惟胥并妻子不顧獨負其祖而逃賊將及祖曰我老甘死汝宜急去胥抱祖痛哭曰寧忍捨祖以偷生乎卒不忍去遂俱被殺

凌太守立

凌立錢唐人少孤事母以孝聞登嘉靖三十二年陳瑾榜進士官比部明允有聲遷建武太守多惠政爲僚黨所忌罷歸爲人爽朗明辨語多幹略孝節母色養備至老而彌篤母歿一痛骨立數月竟卒人謂終身之慕立庶幾云

沈良十

沈良十、鄞人也、嘉靖乙卯四月、倭賊至鳴鶴鎮、男女逃避巷集留人、良十時年已七十矣、而母年九十餘、足弱不能起、良十急負母、至五里外、力竭不能行、息山舍中、賊追至、乃拜跪請死、願代其母、賊見母子俱皤髮頹老、舍之而去、賊繼至者、又舍之、良十憐母飢渴、方圖食飲、而賊又至、或舉刀欲砍其母、良十以身覆蔽號哭、遂被殺、而母竟得全

陳受益謙 弟謙附

陳讓字受益海鹽人天性孝友父瓔觀物沈秋官疾歿於京邸讓稱貸重趼走數千里扶柩歸葬哀毀逾制寡母在堂遺家旁落衣食每不繼讓與弟諴精毛錐協力並承意志母欣然忘其貧讓有心計善料理諴委以家事悉心經紀不數年而置田及頃構屋二所兄弟食則同案寢則同榻共爨五十七載怡怡無間言讓號雁洲諴號雁渚因扁其所居之堂曰雙雁士大夫咸稱慕而詠歌之諴無子初子內甥情諴曰莒人滅鄫春秋所譏猶子子也盍子吾子命季子策與情同嗣讓仍斥妻奩

置產分給之族黨以為宜謙少為諸生薄舉子業弃初
事而讓以家貧推擇為吏性堅正修潔每執法與邑長
爭長怒將笞之讓撫而泣曰奈何虧體以辱親止弗聽
遂閉門讀書兄弟自相師友與至則塤篪更和以自適
海上諸名士詩酌往來無虛日皆稱之曰陳家二難

王教授錦

王錦錢唐人性至孝奉養必竭甘旨二親寢疾湯藥必
親嘗及卒哀毀骨立幾不勝嘗習業山寺中一日家僮
饋無身石首魚數十枚時翁廣平與共學怪而問之謂

俟大人朝夕之餘耳廣平稱爲純孝以歲貢仕終廣廟
教授

向文學叙

向叙字叔禮慈谿人憲令七世孫也幼慧而有高志舉
動擬步古人年十六入府庠文藻驟發而操履端謹人
莅歸之嘉靖丙辰海寇突入縣叔披母而逃遇寇東溪
路叔仆地直前砍其母叔急起抱母頸疾呼曰寧殺我
寧殺我賊舍其母殺叔而去

董景文譔

童璵字景文海鹽人痛毋早歿事父孝養備至爲諸生時往嘉禾赴考途遇鮮鯉買之冒雨跣足走回烹以奉父方赴考父㦯怒伏地受杖怒解命之起始起年七十猶戀戀如嬰兒然㦯問曰公純孝天有報乎曰吾自盡心耳何望於天嘗乏炊鋤地得瓦甕中有錢千餘盡以奉父勝殆天賜也

馮文學履祥

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生七歲即穎悟好讀書弱冠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丙辰倭賊卒犯縣履祥隨父出禦賊

還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嚴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
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
時孕將臨蓐夜夢一赤面神語之曰爾夫爲父死不可
使無後吾賚與爾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來
値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去一
方稱寧人謂靈山縣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見嚴祥
畫嚴祥孝感所致云

陳昺 子九德 一德 孫懿 典 附

陳昺秀水人也事母盡孝母遘危疾晨夕奉藥衰侍[illegible]

孝聞母忽思食鯉時昏夜入市不可得乃秉炬循溪行俯聞水躍聲解衣沒水得巨鯉為羹奉母疾隨愈迨居哀廬墓三年以誕辰祀母有一雁從天而下舒頸鼓翼翔繞庭中祀畢始去里人繪二異圖詠歌之事具姚公綬傳中後子孫多馴行孝謹九德甲子順天中式令潛江一德生子懿典官翰林院編修一德以子貴稱封公

贈吏部侍郎張汝誠湛 子時敏時孜時政時敬孫邦奇曾孫子炳附

張湛字汝誠鄞人八歲失父即刻苦於學雖一飲一食且誦且吟終不釋卷學詩即能詩學文即工為文即諸

名家、莫能相雄長者、諸長老乃更勸之仕、慨然曰、吾孱焭焭煢居保抱不肖以有今日、卽青紫可拾得忍爲絶稱行邪、休矣、乃棲遲衡門、旦暮上堂問所疾苦、滌衣家羞甘旨、煦煦如也、既而仲氏客死、則終日涕泣瞿瞿恤恤、不復謀戶外事、行義篤至、惇睦宗族、潔虔享祀、人錄閒言、嘗書其壁曰、不同乎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予四時斂、以子貴封吏部侍郎、時孜舉進士、仕終洋縣令、時孜時敬皆歷憲縣仕、孫舉選士者一人、曰邦奇、仕終南京兵部尚書、曾孫舉進士者一人、曰

子珺官刑部郎中、惟以邦奇貴、累贈吏部侍郎、

陸尚質

陸尚質世家山陰海濱之丈午村、其父一中以庠生教於鄉塾、隆慶己巳秋八月七日、東書渡海口、風濤拍天、舟東瀉將入洋、質從隄上號慟躍身濤中、攏拉其舟、時觀者傾落、謂父子且並魚矣、俄而舟或逆濤上、若有縛者、一中遂濟、質竟死濤中、鄉人憐之、求其屍不得、且謂質死水與曹娥無異、而其父得生、事尤奇、乃名其渡處曰陸郎渡。

提學僉事江子望圻

江圻字子望仁和人曉之子也登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廣西提學僉事品鑒精核無不服其公明屬有侵其職守者遂抗疏解官歸蟬蛻軒冕高視一世即當路力挽留之不顧也圻為人純孝天植父母病憂形色詞嘗藥嘗糞衣不解帶行不正履居父之喪泣血三年席苫枕塊食淡茹素不入燕室三年一日也毋過其內目必俯不一視婦過亦如之當路高其行欲以孝旌廬圻力辭謝曰奈何以父死為名高哉力行古道至人以比冉之

則恐懼思逃焉謙恭篤厚生爲貴家子父祖皆至六卿身又弱冠掄魁京國其所被服僅如寒士過閭里親故至貧賤者輒卑身敬事之以是賢聲溢於衆聞郡中輿臺里媼亦知其爲君子也方承天每稱之曰江子望之君表有古人所罕聞今人所未見者人以爲信然門人私諡圻爲端孝先生子鐸別有傳

吳叔良人驥妻談氏附

吳人驥字叔良歸安人太平廉守一儒之季子弱冠廪於學官稱一時之儁方太平未上時里中有盜魁太平

發其奸於當路、置之法、及太平卒官、歸橐如洗、盗魁之子、欲得當以報父讐、且妄意室中之藏、乃聚黨排戶入執母錢恭人而刼之、讙鬨、母被執升屋而號、盗懼救至遽發二矢中嶽股及顱、墜於地、嶽力嚙矢鏃去、匍匐走母所、以身捍刃、急令家人盡摟橐中裝以啗之、得首飾數事而已、盗大失望、餘登屋去、復發一勁矢中嶽脅、越三日以創甚死、將死、呼妻談氏囑之曰、善事吾母、又指談腹曰、是遺者若男也、并二孤、善教之、遂瞑、談哭殮嶽甫四月而遺孤念祖生、念祖稍長、索父而啼、稍語之故、

則大啼謂阿曰阿母在柰何傷老者心則母子相向吞聲泣念祖益發憤與伯兄相繼以文學起而念祖尤有聲稱海內方聞之士談壽七十餘去叔死幾五十年永霜之操老而彌厲三老上其事與旌例合當事者允行之矣忽為健者所壓削其牘念祖奔走哀祈之不聽遂哭於庭晝夜不絕聲當事重其孝列上得請旌其門曰孝節論者曰不有叔良之死孰使濱死之毋得生不有念祖之生孰使既死之父不死叔良之孝死孝也念祖之孝生孝也一死一生各行其是而念祖之孝至矣君

子以爲知言

何士明倫

何倫字士明錢唐豊寧里人天性孝友方四五歲時待所分餅炙不食而藏至夕更薦父母稍長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輒撫几而歎父病不解衣侍湯藥者五閱月及卒哭踊不欲生凡附於棺者必竭盡其力不敢以貧故儉其親及葬負土成墳與傭伍雜作晨夕攀柏面號哀感行路以母氏病弗克廬晨往暮歸煢煢道路間嘗衝雪而偃遇所知被之返又嘗警於虎不爲動歲大侵

與妻子雜採湖中菱芡共米菽而飯三時上食列簋如
故母不知其爲侵歲盖甘倫之養者三十年開八袠乃
終而倫亦白首矣猶孺泣如喪父不少衰伯兄死無嗣
俾其子兼稱世父事丘嫂如事母買二地而封樹之以
歸父母族之貧死者家故有甘井闢汲道以與鄉里共
義聲與孝聲人人無閒言倫雖奪於養不獲究經術然
往往能涉獵大槩有所得發爲聲詩直寫性靈不顓工
藻繢嘗懷思其親賦烏夜啼成而自歌之泣數行下牌
里爲之悽惻邑人有許其令上官者倫歎曰是不可長

也、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乃爲正俗八議、上於監
司郡邑、象題其議、而莫能行、論者惜之、倫老而益篤於
學、有家規心訓二書、并雜詩文若干卷、總名之曰何孝
子集、督學蕭濬序而刻之、其畧曰、蓋不佞觀風吳越之
間、而得何子倫者、越之獨行隱君子也、當其埋首蓬蒿
之間、結茅廬塋之側、蓼莪悲號、稽首籲慕、斯已奇矣、乃
其所條說大旨、以孝義婣睦爲先、期以尺寸其身無玷
缺、而諸所裁定、又能因時爲吐茹、高不駭下里、通不倍
先民、殆非詹詹然迂言無當也、令得如漢故事、以孝弟

賢良比於甲乙，嘗無作容，而乃黃髮編蓽間，徒以君陳之攻修之門內，不得踰州郡以見所長，可勝惜哉。然其為布衣高行有聲，不忝忝以老，且往者至上厪天子之重臣，爲之別其井里，世世稱曰善人，斯亦足以風矣。

順昌令孫天會朝宗

泰朝宗，字天會，嘉善人。性篤孝，事父百歲翁嵐暨母鍾，劉盡其誠，飲食臥起必躬與偕，而以其餘博綜羣籍，蔚起爲時聞人。隆慶丁卯領鄉薦，每上公車，輒戀戀膝下不能去。已而母歿，因泣而廢書，欲絕意仕進。百歲翁謳

之日，弃仕無以行德也，始謁選，得順昌令，嚴毅平恕，邑有疑獄不白者，下車即爲平反，歲適大侵，悉心以賑，公廩不足，捐俸佐之，境內竹忽結實如米，取以雜糜飼者更不乏，而嚴人以爲循吏之感，朝宗居恒很祿不逮母，百歲，翁時春秋高，且去家二千里而遥，卒有不諱，何以爲子，亟告歸，歸而事翁，歡意承色，十八年如一日，及百歲，翁謝世，朝宗擗踊不欲生，三年不內宿，不外飲，喪葬必如[illegible]，言及必嗚咽流淚，竟以不勝喪卒，朝宗少游甘泉、龍溪兩先生門，學有源本，伯兄以病瘵死，哭之慟，啓

其衾與同臥曰吾今而後恨不復與兄共此被也其孝友篤摯如此自奉簡素食無兼味衣取澣濯冬日嘗以敗絮自擁性尤不喜干謁然聞人有寃者必佩然白之而後已公府以此嚴重之卒年七十有五

南京刑部郎中鄭叔平履準

鄭履準字叔平端簡公曉之仲子生而神駿稱汗血駒爲諸生試輒冠軍端簡奇愛之中外敭歷必携之自隨端簡既以蹇諤忤分宜失

上旨禍且叵測準外虞玉碎而內又不欲乖全苦心調劑以承端簡之志苟 上

明聖以執法賜罷歸途舟覆孟河端簡方浮沉洪波中奉母心長號擲身於水泗而出之雖幸無恙而病瘵下殊甚奉多方調治衣結者月餘端簡愀然歎曰趙淯死孝吾兒生孝可謂不愧古人未幾疾作竟不起準一痛幾絶含斂如禮已念端簡之功未白乃衝凌冒雪徒步數千里伏闕上書　穆皇帝爲之惻然乃遣官祭葬進階錫諡并錄平倭功廕一子入監讀書準性篤孝自端簡沒恐傷母顏宜人心朝夕膝下戀戀如嬰兒顧宜人知其意不忍去母以事君也雪湖勉之曰見以父廕得

官是不死死父也而又可藉手以報生君奈何不務其大者準敬應曰諾遂謁選得都察院照磨未匝月而顧宜人之訃聞矣準舉聲一號嘔血丹地策蹇疾驅望國而哀入門而慟復嘔血數升崩痛慘裂以不得覩含歛哭輒血與淚下三年苫塊不內不櫛既免喪從政未嘗色喜每逢忌日即不食哭臨擗踊如初喪血輒嘔不可止復聞兄弟之遺孤有相繼死者即移疾歸撫棺而號輒嘔血殗殜時時神泣不可藥竟死先是端簡公夢於子夢漢壽亭侯攜二兒授之曰一為忠臣一為孝子未

幾舉光祿卿殷濟繼舉舉光祿以上書枚輿下有直縣函掌卒以孝死殆天之所命也邢舉以任子歷官南京比部郎所至多政績卒年僅五十壽不究其才世共惜之

孝子王伯化

王伯化慈谿人少績學工文章補博士弟子事父母篤孝內外無間言父嘗病臥晨夕定省行則躡步立則屏氣默伺聲色以進湯藥夜則不坐床側衣不解帶者數旬父愈而後即安父以析著事兄弟有遺言伯化雅遜

調和務以天機動之父不聽則長跽終日父悟友愛如初已而父死哀毀如禮事母眞視父在婉順有加丙辰孟夏倭夷突入縣治士民老稚倉皇出走伯化腋母出郛外鄉隣有同行者曰賊迫矣曷求活計伯化曰母活我活安用求爲隣人蹊水田亟遁去僕再告曰賊迫甚子母恐不相顧矣僕亦舍去伯化持初心愈堅腋母匍母曰子母同死無益汝棘去詰朝可收吾骸伯化號泣腋之如初望賊而號曰吾饒汝金毋傷吾母賊方揮刃向母伯化以身承之遂遇害賊見伯化死掠其金不兵

其母而去至隆慶壬申母虞以壽終萬曆丙午督學使
者李作舟捐俸立坊以旌之而劉尚璽世龍爲之傳論
畧曰風霜以刖草木之性危亂而見忠貞之節伯化爲
母捍戈刃赴戕祈其心見矣某於嘉靖間以言得罪家
居抱疾以老近有　詔賞前罪更進之秩以旌直實出
意外也伯化之事安知後無白於朝者乎書之以附司
馬子長不虛美之義

廻川先生朱寅叔傳範

朱陳範字寅叔海鹽人裔出紫陽元末有仕爲海鹽倅

者。因家爲弱冠爲名諸生、書臨池、工詩文詞壇推爲祭酒。性極孝、父衰老、有五子、範獨任色養、不以甘脆煩弟兄。至出入扶持、調劑湯藥、一以躬親之、不一命婢僕妻子、以勞爲請。範曰、吾心安、親心始安、雖勞不病也。子學顏、舉於鄉、當北上、輒念其幼、命範與偕。範不肯曰、兄安能去、父左右爲小子作計耶。父強之再三、範不得已挾子而北、比至都、忽夜夢父心動、棄子試不顧、急策衛衝冰雪、走七日夜、抵家時、父果以思範得疾、及範歸而即霍然、人以爲孝感。伯仲兩兄俱無子、範子宜嗣、乃并祖

棄推與二弟曰弟子皆子也何必子吾子且吾子已成名安歡復求多造物使兩弟抱不均之歎乎於是兩弟遂推高貲稱素封而諸阮華復時時出錢権子母於鄉之貧乏值歲凶人多不能時償範歎曰兒曹珍視阿堵將無有加於人乎乃出巳貲代諸鄉人償收其券㕦於河姻黨倚以舉火者數十家貧不能葬者輒削扎佐之然未嘗輕以語人曰豈可令受者無色哉邑有冤獄範請嘗事者以一言解之受誣者得不死一夜獻五百金爲壽範艴然曰毋汚吾耳父母忌辰輒號泣不食如初

夜歸營覓裘於墓傍或言乾皮氣重者範肅然曰生且
盧此死將焉往泉路無雲望親何所後人遵治命不敢
僭卜也範生平無疾言遽色溽暑未嘗襟袒易簀之日早
起沐浴更衣冠拜家紫陽祠招親友承訣一語不及私
惟索筆大書儉用勿貪勉學勿懶子孝臣忠弟恭婦順
題老絕筆二十字而逝年八十有二子二長郎學顏舉
進士官終潛山知縣季學軾字幼思博聞強記以古文
辭雄視一世晚得蹇疾匡坐讀書不輟竟以勤學死詞
林士至今惜之

尚寶司卿孫墀

孫墀慈烈公燧之仲子與伯兄都督堪季弟少宰陞海內稱孫氏三賢云墀少敏慧過目千言輒成誦弱冠工爲古文辭然弗事構思伸紙走筆俄頃立就先達見之者咸嘖嘖嘆爲衛馬才正德乙卯忠烈公爲都御史巡撫江西遇賊死墀聞變乃偕伯季各礪霜刃徒跣赴讐會賊平扶櫬歸葬結廬墓側者三年時五色芝生塚上白兎馴廬人皆謂孝感所致忠烈公有子以孝繼忠而又人高才能文章三賢之名因而益著既終制循服墨衰

懸階取應嘉靖己丑詔下選貢之格督學使者首以墀
應計偕北上適值纂修祀典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稍
遷大理寺正改尚寶司丞所君綸綍文翰之司刻意著
作士林雅重閱三考晉尚寶司卿先是墀兄弟奉其母
楊太夫人就祿京邸朝夕承懽靡不竭情墀年已六十
餘孫曾滿前而舞綵謳歌出告反面老而彌篤及是楊
太夫人棄養伯堪以衰年過毀死而墀與季壁扶二櫬
歸哀慟顧號屏絕饘醴及封丘寢廬枕塊如袁忠烈公
時甫終制而竟以過毀致疾卒蓋墀自己卯之變抱恨

終天客有評及忠烈公事者輒悲憤不任曰吾兄弟幾頂天地所欠一死者爲老母也故登堂奉母備極歡娛退而燕居哀憤不置即聞發爲詞章意慘語怛令讀者酸鼻宜其以身殉母也孫之先世自後唐明宗時由睦徙姚道脈儒風巍科顯仕代不乏人至忠烈身植綱常儀表百世而孫兄弟三賢力敦孝友文武齊名益昌大其門閥云

龔汝霖晏

龔晏字汝霖義烏人幼有至性年十七父演病躬調湯

藥衣不解帶比卒哀毁殯葬如禮事母尤謹承顏順旨凡四十年母卒廬墓寢苫枕塊日飲薄糜一小器奠獻悲號三年如一日有司以孝聞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家

潘時循琢

潘琢字時循蘭溪人性孝友不私妻子父喪毁瘠骨立酒肉不入口者三年母患瘋癱琢衣不解帶痒疴痛楚隨意搔摩梳洗水火皆身理之母久臥思起乃制軟輿與弟昇之帷母意所適輿之遊衍如此者七年母殁哀

[illegible]養。死既葬、廬墓。九年人皆稱之曰潘家兒克盡子道。古人之所未見也、有司延為鄉飲大賓、扁其門曰孝行。

何兆三

何兆三山陰馬塢里人、弟出採薪、虎突至、啣其首、兆三叱噪奔救、以樵擊虎、虎遂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為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餒、亦無憾云

戴孝子華

戴華字君寔嘉興人故有兄夭死獨身與父母居弱冠不欲娶曰吾在民間即汲爨可自任奈何以井臼故舍二親與兒女子處居久之父病家赤貧不能辦饘粥藥餌費乃痛哭奔走市中所以拮据者甚力晝夜扶持衣不解帶櫛沐都廢父卒不起華痛哭仆地垂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垂垂白也勉自抑或獨身之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鄰父老見者竊傷之又十餘年母病所以拮据藥餌饘粥費如其父病時而母亦竟不起先是母病華晝夜哭甚哀聲達於巷是日忽闃然無聲戶竟

日不起隣父老驚相與排闥入視其母已死華伏母傍
頓擗着床上候其息甚微似已絕者則又大驚急灌以
湯藥得稍蘇乃張目謝隣父老曰母死華不獨生何以
煩公等復痛哭聞者皆不能仰視隣父老既已無可柰
何遂切責以大義曰毁不滅性若徒死無益若即死鬼
其餒而於是不得已勉進米日一勺柴毁骨立至無復
人色朝夕設奠輒痛哭嘔血三年一日也既免喪隣父
老共來相慰且諭華曰前子之不肯娶者欲一意以養
父母耳今父母既沒所重在祀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子試思其大者遂相與求里中得賢女曰是可以配孝子華遂有室是時華得甚歡烟屢斷樂粗糲不能飽工歲時伏臘上食几筵必極豐潔上食時又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揮涕皆稱之曰戴孝子戴孝子孝子有二子其事華亦如華之事父母云海內諸名家以詩賻孝子成帙而長水項貞之烏啼篇最佳其詞曰城邊月黑烏啼起明星高高啼未已雙翮摧頹尾畢逋啼聲夜徹行人耳東家蝴蝶西鴛鴦汝何單飛不成行白頭一雙向巢墮悲啼繞枝心內傷可憐傷心聲轉迫啼

傍空林無氣力，眼底雙雛自長成，至今尚想烏頭白，所嗟烏今汝勿啼，汝今生雛還共栖，汝不生雛枉鳴咽，白頭之烏從汝絕。

虞國賓舜卿

虞舜卿字國賓，錢塘人，少為諸生，厭薄舉子業，竟棄去，日以古文詩歌自娛，其於技射方術書畫多通，而尤篤於孝友，養母及母所愛子，代兄瀆死不懇，酬以沃田轉授諸姪。一日哭父墓，聞空中語曰有虎，言至再再，及下而擦前蹄，頭向衣衿，既母疑怪，自移引，路人以

爲孝感所致有雜集擢奇經註

兩浙名賢錄卷之六終